



《红楼梦》历时论

杨实和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红楼梦》 历时论

杨实和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历时论/杨实和著.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9.9

ISBN 978 - 7 - 215 - 06848 - 3

I. 红… II. 杨… III. 《红楼梦》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3894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36)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美联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12

字数 320 千字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5.00 元

自 序

《红楼梦》是中国人的骄傲,研究《红楼梦》越是深入,从血管里就越生成自豪感、自信心。《红楼梦》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研究这部已经有了世界意义的伟大作品,人生的满足感,人性的释放意识,自然是语言难以表达的。或曰:《红楼梦》研究的人太多了,时间也太久了。笔者要说,古人研究了,不等于今人的研究;他人研究了,不代表自己研究。只要时代发展,把《红楼梦》放在历时中去研究,必是长青的。

《红楼梦》中的人物离我们渐远渐疏了,故研究《红楼梦》就应该尊重历史,又要站在当今的某一个山冈,用发展、变化的态度去审美,去挖掘,去付诸新意。如斯,一代代的人就能从中受泽受惠。

贾宝玉的人物研究,就有许多空间。笔者在继承的同时,就有许多新悟。贾宝玉的哲学意蕴就有巨大的研究空间。贾宝玉是作者曹雪芹寄托哲学理念的中心人物。贾宝玉身上淡化儒学的色彩,但并没有告别儒学;他崇尚道家哲学,又留恋人间的物欲、色欲,又不是纯粹的道学继承者。他向往生命,企盼人间奢华的生活方式,由于准备不足,很快厌倦起生命来。叔本华言及的人的两大苦悲:痛苦和厌倦,在贾宝玉身上真切地演绎着。贾宝玉为了生而活着,本色;而复杂的人群,必然会打破他的本色活法。贾宝玉视“怡红”为事业,苦

心经营的结果是促成了群艳的毁灭或凋谢。哲学是人生观的学说。对贾宝玉的哲学层面研究,一定不同于网上的“红学”泛谈,应该作用于学院,成为深层次的人的阅读启迪。社会不能都是众人,应有哲人,在人类的进程中,走在前面,给群体人“掌灯”、“引路”、“解谜”、如斯,人类的心灵才会日臻完善。笔者近年来做了许多深入思考的工作,包括对眼下的生活。读者朋友是可以共勉的。“金陵十二钗”是《红楼梦》的集体型女主角。她们的人生悲喜让后人断肠的同时,也给了后人许多启迪和顿悟。林黛玉是诗化的少女,然而缺少人间凡体的许多该具备的东西。薛宝钗维护旧秩序,恰恰被旧秩序悲剧掉。史湘云的豁达,爱的无私,也免不了终遭厄运。“贾府四艳”,是清一色的贵族的被损坏被毁灭。看来人世间的自戕总是永恒的,有时也不分阶级。王熙凤太可恶。曹雪芹恨她,脂砚斋贬她,笔者也从理念中鄙夷她。巧姐是尚不自醒的人物,人是雏形,文本中描写也是雏形的。妙玉性孤。李纨的节烈要重新评价。秦可卿的性格高度复杂化。对她们的深层探究过程,就是不断提升自己的审美品质的过程。

曹雪芹用满纸荒唐言,掩真事;用一把辛酸泪,写悲情;自称作者痴,创作过程的灵的悸痛,肉体的艰辛;他渴望一代代读者探源他的家事,同情他宗族的毁灭。《红楼梦》是积愤之作。

《红楼梦》是世情小说,也是文化小说。加大对《红楼梦》的文化层面研究,对当今的文化遗产有特别的意义。市场经济下的中国人总是将民族的文化遗忘;开放的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吸收速度快了些。

手捧《红楼梦》,总是悟性连绵。对文本的细读,对“旧红学”成果的吐纳,对“新红学”的兼收并蓄,使自己收获颇多。二十年的潜心研究,自认为还是有回报的。笔者对该书的学术价值充满着自信。能与诸君共享,实为快哉!是为序。

2009年7月10日于河南信阳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贾宝玉人物的哲学意义论·····	1
一、仙世的“弃石情结”与人世的哲学取舍·····	4
二、生命的慵懶者,死亡的倾慕者·····	12
三、对中国哲学主流文化——儒学的全面否定·····	26
四、贾宝玉形象折射出来的哲学意义的矛盾和悖谬·····	43
五、贾宝玉形象折射出佛道合一的主体思想·····	56
余论·····	61
第二章 贾宝玉人物综合研究·····	71
一、论贾宝玉的石头情结·····	72
二、论贾宝玉人物的社会意义·····	78
三、论贾宝玉形象的时代意义·····	83
四、论贾宝玉的女性情怀·····	88
五、贾宝玉不是彻底的同性排斥者·····	92
六、贾母偏爱贾宝玉的原因探微·····	96
七、贾宝玉的研究空间纵论·····	101
八、关于贾宝玉人物研究的历时性回眸·····	107
余论·····	115

第三章 “金陵十二钗”研究	119
一、林黛玉人物论	120
二、薛宝钗人物研究	129
三、史湘云人物论	145
四、贾元春人物论	155
五、贾迎春人物论	168
六、贾探春人物论	173
七、贾惜春人物论	193
八、李纨人物研究	198
九、妙玉人物研究	205
十、细读秦可卿	215
十一、王熙凤人物研究	252
十二、贾巧姐人物研究	271
余论	276
第四章 《红楼梦》综合研究	281
一、论二十世纪“红学”研究的得与失	282
二、贾宝玉人物研究的历时性回顾	295
三、《红楼梦》在手抄流传时段已用此名	303
四、《红楼梦》悲剧意义论	307
五、脂砚斋就是作者自己	315
六、《红楼梦》不是常言意义上的章回小说	325
七、论《红楼梦》折射出的哲学理念	329
八、谈曹雪芹好友的存诗之价值	337
九、《红楼梦》中的诗词并非都是“按头制帽”	339
十、论曹雪芹的诗恋情结	342
十一、谈谈《红楼梦》中的诗谶与人物	344
十二、灰色奴才花袭人	346
十三、红颜殇子香菱	353

十四、心无城府苦晴雯	358
余论	364
参考文献	367
跋	372

第一章 贾宝玉人物的哲学意义论

贾宝玉是作者曹雪芹寄托哲学理念的中心人物,那“一僧一道”所隐含的哲学用意,既成为全书的结构隐线,更使全书都明灭可现着哲学的精神。深沉玩味贾宝玉形象的哲学意蕴,就能更深刻地挖掘追寻作者的思想信念支撑,从而帮助读者走近小说深处,走进贾宝玉的心灵深处,去叩问人物的生活信念、人生体验和精神体悟。贾宝玉的生命追求是沿着渴望生命——厌倦生命——拒绝生命的条线的。贾宝玉的哲学追求有传统的继承性,也有人生体验后的迷茫。他对儒学的仁爱关怀有吸纳的表现,但对儒家的进取意识和入世精神一味地抛弃。他对佛道有“兼取”的特点,但追求时又动摇又矛盾又幻灭,信仰的诚笃和困惑,统一于人物的始末。他似乎信佛,但从不曾诚笃于佛。向佛为僧的终极选择,有神秘意义上的悲观虚空论,又有人性方面的不道德性和残狠性,即“情至于毒”。他错悟于道家学说的“无为”理念,以至于成为地道纯味的纨绔子弟,他没有作为欲,没有创造欲,从而成为中国18世纪的“多余人”、“无事忙”、“跟屁虫”。他似乎领会了道教庄禅的逍遥世界,也正是这个原因,又加速了他的厌恶人生,直至厌恶生命的进程。由于贾宝玉历经了太多的死亡体验,因而他过早地有了死亡意识。而这种种一切,都是源于封建末世一位不愿意入主流社会的有人文关怀的士人无聊的心态。贾宝玉的

无聊心态的养成,既有仙世“弃石”的神秘因素,更多的还是豪门望族养尊处优的生活环境使然。本文将对贾宝玉形象的哲学意蕴进行较全面较纵深的梳理和挖掘,去认知贾宝玉的生命意识和人生理念,从而帮助人们提升自己的人生、生命质量。

冯友兰说:“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反思。”(《中国文学简史》,新世纪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15页。)这是从人本主义的角度给哲学下定义的。马克思给哲学的定义为:哲学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学说。这是对哲学真理性的抽象归纳。人类哲学发展的事实情况是,有些哲学家的体会还是对真理的低级认知,部分认知,甚至是伪认知。比如宗教哲学。冯友兰对哲学的认知,就侧重于对人生的系统反思,突出哲学对人生的关照,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和抽象思考。人类,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对自然界的认知,对人类的认知,对社会的认知,总是由低级到高级,由伪认知到不断告别伪认知的,这才符合人类哲学发展的实际。至于思维和思维规律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都是在对人生认知的基础上的发展。因为思维依赖的物质器官——大脑,仅是生命的一个重要部分。《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也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都是先从生命开始抽象思考的。《三字经》的开启之语就是:“人之初,性本善。”王国维也认为:“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冯友兰还进一步说:“哲学还提供一种人生的理想。”^①这就是在思考意识范畴的“欲”、“性”和“理想”了,都是与思维相关的哲学对象。思维,形式上是意识的,思维的对象和内容都是客观存在。人类思维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正好是人类告别兽性,走出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思维的对象是物质的,思维所依赖的大脑也是物质的。即没有人类,就没有人类思维。没有人类思维,也就没有哲学,当然也就没有其他诸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同时,只有哲学对生命进行思考,

^① 王国维《中国文学简史》,新世纪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3页。

才给自然染上绚丽。尽管自然先于人类而存在,若没有人类,对自然界的哲学思考就成为荒唐。功利性地说,哲学是对人类生命的规则性系统认知。豁达广博来讲,哲学是对世界的形而上的体系性思考。因为世界包括人类,人类社会仅仅是地球人的组织,是世界很小的但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哲学不是常见意义上的对人生的思考,而是概括抽象出人的本性,目的是更好地引领人生,享用人生,悲苦时得到哲学的抚慰。还有一层,从形式上来看,哲学还应该有独立的抽象体系。曹雪芹就不是哲学家,但作为汲养了中国两千多年哲学各派各系的学说的大儒,他的《红楼梦》就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意义。作为主人公的贾宝玉,则是承载许多哲学意义的文学形象。研究贾宝玉形象的哲学意义,具有重要的价值。贾宝玉的生命体验,死亡体验,就有独特的个性,研究它,就是对人生意义的归纳。帮助读者走出传统的审美惯势,即贾宝玉的思想性、艺术性、人物形象研究,开起出一个更有价值的哲学思考领域。尽管已有学者开始探寻贾宝玉形象的哲学意蕴,但还没有形成“势”,得出的结论还不深,不成体系。贾宝玉为什么厌儒恨儒,不是说儒学向来不好,是说中国儒学到了曹雪芹的时代,已经僵化、教条,甚至是反动了,所以他才恶之。贾宝玉为什么“仁爱”的对象仅局限于妙龄少女,是由于贾宝玉有先天的怜香惜玉情怀,更主要的还是自娘胎里就生活在女儿群中的缘故。贾宝玉的严重女性化是他生活在女性圈子并长期不变的必然结果。“仁爱”的狭隘化,就立不起贾宝玉的仁爱形象。贾宝玉的爱情“兼爱”也是如此。“兼爱”的本身不仅使自己身心交瘁,心灰意冷,还使众女子人生无味,生命受伤。贾宝玉为什么喜欢庄子,因为他想效仿庄子的逍遥,而没能领会庄子哲学的真谛,从而滑入无意义的人生,无价值的生命,成为“女儿”的一味受困者,“食色”的最大消费者。贾宝玉误读了老子的教诲,把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理念误认为是不做事,不创造。因而成为零作为者。深沉的读者,对贾宝玉的“跟屁虫”行为,不会产生好感的。贾宝玉的悟性有神秘因素,生活中是不

存在的。贾宝玉的参禅,有先天的因素,也有他善读杂书得来的智慧。贾宝玉有文学才能,遗憾的是他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大观园的诗美氛围也仅仅成为贵族公子阔少自娱自乐自我休闲消费的氛围。若贾宝玉走出大观园,他会成为一个优秀的诗人的。贾宝玉的“风流”是中国传统士人风流的象征,只是没有代表性。因为贾宝玉没有游历的机会,也没有人给他机会,故他的风流仅仅囿于一个理想的小圈子内,不见李白的风采,没有陆机、阮籍的印痕。贾宝玉的爱情风流,过去是异口同声的赞誉,现在看来要重新审视,再评价了。贾宝玉也有妙赏,就是对美女的妙赏,俊男的妙赏,还有对优美诗文的妙赏。贾宝玉的妙赏能力是超俗的,只因他是一味地享用美好的“阔少”,又从不思创造美好,因而成为封建“家邦”的无望少年,是一种另样的颓废。他对封建国家、贾府的破坏性,并不亚于贾珍、贾琏、贾蓉之流。只破不立的男人是人间的遗憾,又破又立的男人才是英雄。更何况贾宝玉没有形成救世的思想,也没有构图新社会的理念。在贾宝玉生活的18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忧国忧民的先哲先辈,在思考着中国的症结,谋划着中国的未来,稍晚的龚自珍就是,而贾宝玉则不是。因而贾宝玉不是“新人”,仍然是“多余人”。

一、仙世的“弃石情结”与人世的哲学取舍

要深味贾宝玉形象的哲学意义,就必须从“弃石”神话说起。《红楼梦》最早是以《石头记》的名字手抄流传的。看来,作者曹雪芹的创作原动机是自我忏悔。小说重点重心放在与“石头”有关联的贾宝玉身上。小说开篇就讲述了“弃石”神话,“女娲补天”剩下的那块“弃石”,就是贾宝玉事业的灵魂所在,也直接暗示着贾宝玉的人生哲学取舍。贾宝玉有“石头情结”,这是一种“弃石情结”。请看文

本：

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能大能小，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女娲氏是中国人的缔造者。从“女娲造人”的神话看，应得出两个基本结论。其一，女娲理应是中國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女皇；其二，女娲是黄河流域、洛河地域人即后来称为汉人的始祖。曹雪芹的“弃石神话”是在女娲造人神话的基础上衍生想象出来的。这块“弃石”与贾宝玉形象的塑造既借鉴了中国传统小说创作的两原支“志怪”、“志人”的手法，又兼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双重精神。小说主人公贾宝玉形象来源的志怪性，目的是增强小说的文学性，这里的志怪，事实上就是一种魔幻色彩。由于作者曹雪芹的创作动机大旨言情也好，忏悔也好，泄愤也罢，是要写一位不幸的凡夫俗子的悲欢人世，故“弃石”就成了小说主旨的宣传者，情节发展的隐构者。具体到本文，就成为小说主人公贾宝玉形象的哲学意义的原生性内核。

前世被弃，缘于女娲的没计算清楚，即今日意义上的“超编”，所以成为“多余石”被弃掷大荒山青埂峰。这不正是中国历史上传统意义的“弃儿”，还有这块“弃石”是女娲炼石时的唯一一个“败笔”，即没有炼锤好，形体不合规矩，无法用于“补天”。“补天”者，即“济世”也。故贾宝玉生来就厌倦科举，厌恶仕宦，不思创造，这是一种被弃而养成的激愤心态，成为封建社会这个“天”的“畸形儿”。红学界传统说法，贾宝玉养成了叛逆的性格。笔者反复阅读文本，昼夜萦怀思索，得出的结论是：贾宝玉的性格养成，既有仙世弃石的神秘因素，决定着贾宝玉的零事业人生取向。贾宝玉的爱情一脉，缘于另一则仙话，即绛珠仙草与神瑛侍者的故事，“木石前盟”，“还泪”一说，必然要生成一个曲折的悲剧爱情故事，这是一个撕肝裂肺又不可能

终成眷属的悲剧故事。宝黛爱情的仙话意义,就是神瑛侍者对“草木”的关爱和呵护,从而有了人世的“怡红快绿”情怀,从而成为支配着贾宝玉人物性格的又一主线。折射出的哲学意义是:贾宝玉独特的生命观、爱情观和死亡意识。贾宝玉的性格养成,实际上是面对封建末世,士人的失望和颓废。贾宝玉式的叛逆,是在蒙昧不清醒的状态下进行的。贾宝玉还没有能力和智慧反对这个世界,他不想“补天”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他只能一味地受用这个世界,并任凭其走向衰落而无挽回之策之力。在贾宝玉身上,只破不立成为特征,他淡化中国男人的传统责任,包括淡漠做人的底线——爱国意识。或曰:贾宝玉的形容和诗才是堪称风流的。是的,贾宝玉是有不同凡俗的相貌和超出一般人的智慧和悟性。要知究竟,也得从女娲的神功妙手说起。前文已提及女娲是中国河洛汉人的缔造者。由于黄河文明的久远性和成就不凡,在漫长的文化大融合中,融释了兄弟民族的文化,而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大文化。女娲用手捏制泥人而为贵族,用絙绳弹泥造人而为氓隶劳人。这就有文化基因背景了。女娲能用泥土造人,那么,女娲亲手锻炼的补天之石,历经漫长的岁月,又得了风露,有了情性,并得到了佛道二教的仙僧仙道的点化,袖入人间,转胎人体,于中国,则是可信的了。中国文化中,常有石生人的文化记载。殷商时就有石姬,《西游记》中的主人公孙悟空就是石猴,不知父不知母的石猴。怪不得,中国人都是黄色皮肤,中国人洗澡时总有洗不尽的泥土。由于贾宝玉前世是“石头”,石头的质量是要好于泥土的,故贾宝玉生的面色白皙,悟性超俗。从小说文本的又一个仙话“神瑛侍者”看,“瑛”者,石瑛石也。也是石头中质地透明的一种。故“怡红公子”长得像玻璃美人。总之,贾宝玉的前世有石头情结,后世又衔玉而诞。宝玉者,美石也。至贵者曰宝,至坚者曰玉。若再从文本中追及“木石前盟”。木者,树也;石,即石头。故林黛玉总自称是“草木之人”。而贾宝玉,作者从多角度,强调其“石头情结”,看似荒唐怪诞,实则支撑起了贾宝玉形象的思想理念,哲学理念和爱情

理念,并结构着故事的始末。

贾宝玉仙世的“弃石情结”决定着其人世的哲学取舍。仙世被弃于大荒山上的寂寥和慵倦,“石头”有了生命的律动,萌生对人世间的向往。小说第一回一开始,就叙述了被弃顽石动了凡心,恳求一僧一道带它进入红尘,幻形入世,离开青埂峰这一“故乡”而进入金陵“他乡”,而对于这些,始初石头是“喜不能禁”的。(第一回)石头坠落之乡,投胎之处,作者是欲隐讳的,而石头亲历的这一段陈迹故事,则充满着“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第一回)。始初,“石兄”对这段陈迹故事是满怀趣味的。“弃石”对那一僧一道有浓厚的感激之情,正是贾宝玉生来是热爱生命的证据。贾宝玉周岁“抓周”时,抓些钗粉之物,既可认为是对女性的特别关爱,又可理解为对生命,对“女儿”的热烈向往。小说第十八回《贾元春归省庆元宵》,面对大观园中“香烟缭绕,花彩缤纷,处处灯光相映,时时细乐声喧,说不尽这太平气象,富贵风流”。作者再一次强调了“石头”的感激情怀。文本写道:

此时自己回想当初在大荒山中,青埂峰下,那等凄凉寂寞;若不亏癞僧、跛道二人携来到此,又安得见这般世面。本欲作一篇《灯月赋》、《省亲颂》,以志今日之事……(第十八回)

少年懵懂时期的贾宝玉,尚没有来自父母的读书之迫,不曾有宝钗、湘云、袭人等人的“正途”之劝,爱情也是朦胧不清的。此时的贾宝玉对生命有热望,对人生有惬意,有强烈的“多活几日”的欲求(第八回)。生命是人类的首要关照。一切物质存在的意义就因为有了人类而生成。故冯友兰说:“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反思。”^①笔者认为哲学无论哪支哪派,终极目的是对人生的形而上的规则性的系统认

① 《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纪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15页。

知,终极关怀是人类生命的质量。哪怕是宗教哲学,也是在探索人生的生命状态和解脱之道。纵然是玄学,也是对人生的超理性反思,和探讨对生命的呵护之道。“弃石”的转胎情怀,是合乎自然之道的。贾宝玉的童年,是惬意的童年。由于先世的神秘因素,贾宝玉更喜欢梦中的太虚仙境,认为太虚仙境好于人间。小说第五回,贾宝玉梦中欢喜道:“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纵然失了家也愿意,强于天天被父母师傅打呢!”第五回出场时的贾宝玉年龄应在十二三岁左右,由于强迫读书的原因,小小年纪的贾宝玉开始有了厌家的意识,表现出了对仙境的留恋和热衷。

贾宝玉产生对人生的厌倦,主因在于后世“情”的反复被撕裂。情的绝望,作为“情种”的贾宝玉,就意味着经营的事业的结束。用贾宝玉自己的话说,他为“女儿”们“操碎了心”。贾宝玉的首次爱情亲历对象,应是梦游太虚仙境时,警幻仙姑许配其妹,“乳名兼美字可卿者”(第五回),有过“云雨之事”。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贾宝玉有了强烈的体态反应,当得知秦可卿死讯,竟吐出一口血来。秦可卿的死,是贾宝玉首次经历“死亡”的哀痛。秦钟之死,是贾宝玉经历的又一次“死亡”的哀痛。尤其是晴雯的死,金钏的死,渐渐使贾宝玉生成慵懒的人生情怀。林黛玉的泪尽而逝,贾宝玉的精神失去了大半。由于他对薛宝钗的丰腴之美,有兼爱的一面,加之薛宝钗的精心理疗,贾宝玉又有短暂的对人生的敷衍而行,“兰桂齐芳”一说,表明贾宝玉与薛宝钗有过实际真切的婚姻。但好景不长,贾府的被抄,贾宝玉由贵族公子坠落成乞丐。对人生的超脱,对人间的绝望,他“悬崖撒手”,终于选择了皈依佛门,当了和尚,实现了解脱。王国维说:“解脱之道存于出世,而不存于自杀,出世者拒绝一切生活之欲也。彼知生活之无所逃于苦痛,而求入于无生之域。当其终也,恒干虽存,固已形如槁木,而心如死灰矣。”^①贾宝玉没有选择殉情于黛玉,

^①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9页。

有学者认为,宝黛爱情不真。笔者认为,贾宝玉对林黛玉的爱情是经历过儿时厮磨——彼此生情——相知甚笃的历程。就贾宝玉而言,他也经历过泛爱——兼爱——专爱的历程。若贾宝玉在黛玉死后选择了自杀,就不合小说的一贯用意,“当和尚去”是小说文本反复明示过的。就结构而言,第一主人公贾宝玉的死亡,后面的情节就无法展开,也无意义展开。王国维认为,选择自杀者,是因为生活之欲还没有尽。“故金钏之堕井也,司棋之触墙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脱也。”^①王国维认为“宝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宝玉之解脱,“自然的也,人类的也。”^②

笔者认为,哲学是人生观的学说。冯友兰就说:“任何一种大的宗教,它的核心部分必然有哲学。”因之,宗教哲学也是人生观。求生,是人类的共同之欲。贾宝玉不曾经拥有过如此欲。由于是“情种”,“天下第一淫人”,情灭而欲涅槃,是吻合贾宝玉的性格轨迹的。他选择向佛,无论是仙世的“石头”还是后世的贾宝玉,都实现了小说人物的艺术真实性。

仙世被弃而养成的逆反心态,导致入世后的贾宝玉对儒家积极入世主体理念的全面否定。贾宝玉的“肉”,即身躯,是“神瑛侍者”的转世,而“灵”就是他口中衔的那块玉。贾宝玉的名字本身就以“灵”为命名依据。其实,贾宝玉是两个仙话故事的综合结晶。即前文已经论及的,“绛珠仙草”与“神瑛侍者”的故事支配着宝黛的爱情,而“弃石”故事,支配着贾宝玉的思想和哲学选择。故,小说第三回,宝黛初逢时,二人一见如故,而宝玉却要摔玉。对林黛玉来讲,宝玉的“命根子”(玉)却是陌生的。因此,宝黛相爱的旅程中,二人怄气,宝玉就摔玉。在人生目标情趣选择上,宝黛高度同心同志。就连宝玉爱吃女人嘴唇上的胭脂的“癖陋之习”,黛玉也默认和接受。这

①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10页。

②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11页。